



勸戒續錄

曾
24
4

9
24
4



曾9
門
號24
卷4

勸戒續錄卷第四

福州梁恭辰撰

星沙賴昌期重刻

冥判

吾鄉楊允清邑侯

金華

與先祖資政公安好其父有活

無常之稱

凡當冥司差役者名為活無常或曰走無常

家大人少時常因時

側向邑侯問鬼神情狀邑侯曰竊聞人間居室處處有

鬼鬼所最畏者三種人一為節婦二為營兵三為醉漢

驟遇之而不及避其魂必被衝散蓋節婦之正氣營兵

之悍氣醉漢之旺氣皆足以衝之也又言近日有某甲

勸戒續錄卷四

在舟中忽有自後呼之者。則其鄰也。甲曰：憶汝已死，何事至此？鬼曰：我因客死，魂遊甚苦，欲附爾歸耳。甲素相熟，不怖，竟使登舟。閒談久之，問陰間最重何事。鬼曰：最重是喫牛肉、喫牛之人。吉神避之，惡煞隨之。戒牛之人，吉神隨之，惡煞避之。甲曰：信如汝言。我從今誓不食牛矣。有頃，鬼忽大哭。甲問何故。鬼曰：本欲附歸，忽見福祿壽三星擁護爾身，我不敢近，歸不成矣。踉蹌登岸而去。

某太守

貴筑周石藩

際萊

與家大人相遇于楊州。有循吏之目。

善談論。嘗語家大人曰：吾鄉有蘇君某某太守之愛婿也。蘇以氣質粗暴，見忤於父。其父赴官，首之。太守爲之周旋，乃得免。嗣蘇以納妾故，與太守女反目。女訴于太守，太守怒甚，白其橫暴之狀于官，揭其舊案而周內之。遂下獄。蘇憤極鬱積，疽發對口而死。時論以太守之徇其女而毒其婿，也不旋踵而太守亦以對口瘡斃。此非蘇之能爲厲也。但蘇初忤父，當死。太守旣庇之，旋以女故置之死，則蘇無死法，其爲厲也亦宜矣。

胃籍寃獄

貴筑周石藩

周石藩又言其弟南坪。在刑部四川司主稿時。四川有擄殺案。回堂拂堂官意。遂疾之。道光壬午春。闈揭曉。有姚廷清者。中式。姚本浙人。游幕于黔。與予舊識。泊後遂。冒黔籍。領鄉薦。來京未拜。同鄉及聯捷。乃徧拜。皆弗納。聞予住貴州西館。不告。闈人直至予寢所。相見。求予弟。卽結。因與弟孰商。集同鄉官共議。座滿人多。予避去。弟白於衆曰。彼固由鄉試來也。家鄉人不及攻。因其連捷而攻之。已成之名。殊可惜也。且攻之亦不能更補一黔人也。座中水部宋某云。令彼出金三百。修理會館。何如。

衆弗應。弟亦未言可否。少頃。農部某與西曹某某皆含憤而散。予自外歸。弟述其狀。且曰。吾先有禮于衆矣。姑出之。容異日徐圖可也。乃召姚而與之結。某某議論騰沸。有孝廉馬姓力攬之。卽使某之弟革生名清者。赴都察院具控。奏交刑部審辦。審係由貴州鄉試來者。乃定議行查。忽清又以南坪弟受姚賄五百金。再控。堂官修前隙。奏請革職嚴訊。訊十日無端倪。復白于堂官不許。乃鍛鍊姚。使以捐金三百修館之說誣弟。姚不忍也。熬審不支。乃從其誣。隨召弟鞠之。三日不能成讞。並

票傳予同訊。予度其情事。知堂官之必與弟爲難也。乃語弟曰。彼不過欲奪爾職耳。拚一革職。何堪受此折磨也。弟乃誣服。覆奏曰。周某係管理會館之人。如此項銀兩入手。雖非侵蝕。亦不挪用。前已奏請革職。毋庸議此案。一出都人士莫不以爲冤。未幾而革生清者。以惡詐不遂而致獄。獄成而歸。死于道路。其兄西曹某死于京。僕妾皆逃。承審官某以別案坐贓。出西口。死異域。烏姓者補縣令。西曹某得知府同時革職。烏尙回黔。某知府更不知所究竟。無何而主是獄者。其勢焰亦盡覆。戾益深。予所見報應之事。未有如此之速。一無所漏者。蓋不必皆爲此事。而不啻其爲此事者。彼蒼蒼者。天胡不惴惴耶。

蘇幕

山左吳邑侯。敬森知貴州桐梓縣。因案進省。與其幕賓劉某者同住楊家客寓。一日吳赴飲。遵義縣署。二更時歸。寓甫入門。聞搏擊聲。疑誰與劉幕闖也。推其寢門視之。揮拳如雨。腳亦飛揚。捺之使言。嗒然若喪。固詰其故。則曰。某氏率其女將與我爲難也。先是桐邑有童生某。

贅於岳家衣服飲食皆資於岳。於是婦有驕色。雖生女已三齡而反目之端已非一日。某日其妻虐遇之。生恚甚持鋤柄擊之死。其女哭而呼之。並一擊而死。案到官。吳以其寒士。並壯其志氣。欲加憐恤。劉爲謀。刪去其女。俾得稍從。未減劉正繕此稿。而冤魂隨之耳。夫人命至重。律案難誣。劉不過以一念好生。僅求未減。且受鬼譴。況以賊私出入人罪者乎。此亦周石藩目擊之事。

孔生

有孔生某者在黔中。爲梨園子弟。時周石藩館於太守。

趙蘆州幕中。值署中演劇。見之。駭其姓。因詰之。據言祖籍山東。其先代官都閩。沒於黔。遂家焉。門庭漸落。因歲歉鬻身。價青蚨一千四百文。今十四歲矣。恥隸是役。欲脫無緣。言次涕淚隨之。並求教之以字。石藩憐之。惟念廣文冷宦。欲從孽海航人。大不容易。姑叩其贖身之數。則非白金不可。乃述其事于縣尉陳君。復廬。陳亦心動。許以五十金贖之。班長不可。急挾之遁于滇中。適昆明太守見而異之。並得其顛末。慨然曰。白金易事耳。呼班長立致之。班長又欲倍其值。太守怒白于太府。迫之以

刑乃得贖。制府伯公以屬通海令使課之。蓋其山東同鄉也。有明經張君者自薦不取修脯而自爲之師。期年卽讀竟四子全書。並朱汪悉熟。又三年旋黔從蒲孝廉學爲文。亟謁石藩。執弟子禮。石藩又爲達于遵義令張君岱庵。張月給三金以資薪俸。復陳其前狀于胡梁園學使。枚遂入泮。制府伯公喜甚。飲之千金爲購薄產。癸酉已登拔萃科矣。石藩曾記其事。或曰是不可記。恐爲孔生玷。石藩曰渠始十二三如赤子入井。少長卽恥求去。其志氣已足千古。記之所以哀其志而幸其遇也。何玷之有。子曰此生以克自振拔。不辱其宗。正宜急述之。以爲人勸。而諸君子所以扶植之者。其功尤不可掩。今石藩家門鼎盛。而張明經蒲孝廉者皆已成進士。不必言果報。而果報在其中矣。

三總督

林子川先生自西域釋回。人益輕健。仍在福州授徒講學。日與家大人過從談藝。並旁及時事之可驚可喜者。一日語家大人曰。乾隆庚子。予公車北上。附三總督寶眷船。由衢至杭。有一僕守船。予偶問大人有幾子。答云

止一子。初生甫數月。因述大人原有兩子。巡撫山西時。有縣令出適。一騎前行前導。呵之不下。令揮撿之。其人卽抽佩刀以拒。刀爲前導所奪。詢之則轄下武進士。令以刀誣控。大人遂論死。臨刑。其魂卽到巡撫署內。大詬滿口稱冤。扼殺大人之長子。又欲殺其次。大人懼。懇曰。我爲令誤。何不仇令而仇我乎。曰。令何能殺我。殺我者汝也。我必絕爾嗣。又扼殺之。曰。我今且殺令。遂到令署。亦大詬稱冤。謂令曰。汝冤殺我。我必殺汝。令伏地乞命。久之乃曰。汝行當獲罪。姑饒汝。遂去。無何令果以罪去。

官還回家眷。甫出郭門。令之妻女忽發狂。自褻其衣。至盡赤體呼冤。萬衆駭觀。其爲厲如此。以傳載伯有之事觀之。非不可信也。予嘗述以誠人。及余到新疆。全事王君篤祐。全椒人。有才學。與予同寓州學官舍。唱酬甚洽。談次余爲述及此事。王獨默然。予又述其事於河南李君時景。李曰。汝未知乎。此卽王某事也。予橋舌久之曰。甚哉世路之仄也。予向固嘗爲王君言之。噫。予之聞是事也。固不知爲誰何之人。而漫述之以爲戒耳。孰知遠對萬里外邂逅相遇。偶述數十年前傳聞之語。乃適親

爲其事之人乎。益知事不可妄爲。言不可妄發。王君之事往矣。而我乃面暴之以觸其所諱。我述王君之事。屢矣。乃適述之于王君。而悔其所難追。甚矣。言行不可不慎也。然非李君之言。則亦不知爲王君之事矣。此中若有天焉。以戒王君。並以戒予也。

匿情枉法

林子川先生又云。平湖某翁者。老而鰥。一子充驛卒。婦有姿色。門列酒舍。聚無賴于賭。有貴人俊僕。數過其舍。翁悅之。遂以婦餌。有日矣。僕欲長據其婦。與翁謀殺其

子。適子從驛晚歸。促之行。不可。因堅留之。婦不敢泄。僕已賭里中。酒徒具兇械。匿于家。至夜。翁挾殺酒。與子飲。且酣。匿者從背後奮大椎擊之。躍起丈餘。腦裂血淋漓。不死。婦惶恐。早匿樓上。翁乃以繩繫頸。命婦勒之。婦不可。因揮繩樓上。劫婦引之。自以兩手勒死。先是無賴中有某甲。日夜從翁舍賭。忘歸。其家束之嚴。昏夜不得出。翁詰知其故。曰。豈有男兒而受制婦女哉。乃誘賣其婦。甲旣得金。遂縱賭無忌。金隨盡。甲旣失婦。又亡金。乃大銜翁。早知翁與僕情。是日見往。來耳語。狀疑之。伺夜潛

從窗隙窺之。自其始飲以及行兇之形。歷歷在目也。晨起即揚于衆。且首官。貴人密以札與令寢其事。衆怒。因斂錢付甲。馳杭城鳴鑼。沿街賣新聞。爲官所執。問得其實。悉置之法。而令亦以匿情枉法論死。蓋令事發時。貴人親詣令。誘懷其札。故令欲分其罪而無從也。夫某翁之窮兇極惡。不足論。奈何居民上者。徒囁于貴人之勢。而縱滔天之惡。以殃及其身哉。

黟縣二案

乾隆間。徽州黟縣。有男子娶婦後。父母俱亡。弟幼。兄嫂育之。兄營生于外。後弟年長。兄自外歸。嫂置酒慰勞之。呼叔同飲。席間先敬叔。後敬其夫。兄惑焉。終一宿。凌晨即起。顧謂妻曰。我貯貨他處。須往發。必半月始歸。言已而去。嫂謂叔曰。爾兄向日還。溫言絮語。家人契濶。固應爾爾。昨歸後。神氣索然。劇可疑。今我還家。視我父母。必爾兄歸而後歸也。箱篋皆封鍵。叔爲我謹守房戶可矣。叔諾之。而送于門。夜臥更餘。聞叩門聲甚急。起出訊之。不辨何人。啟戶。則裸婦也。急欲閉戶。而婦涕泣跪檻前。云有急難。非君嫂莫救。曰。嫂已歸甯。家中只我一男子。

不可留也。婦緊持戶，乞憐不已。無奈解衣，遙擲之。令衣而入宿。嫂空房已，乃喟然曰：我一男子，而深夜納一婦人，何以自解？且渠無衣，天明又將何以遣之？於是鎖重門而出。嫂父家不遠，夤夜往告之，使歸與之衣而遣之。嫂曰：夜已半，我不可以歸。時嫂父在堂曰：若然，叔亦暫留吾家，晨當同歸。善遣之。叔遂歸鑰于嫂，而自寢別室。嫂之弟聞而生心焉，遂竊其鑰而往。倉忙入戶，不及鍵，與婦抱卧。適兄夜歸，推門已啟，側身潛進，歷重門伏於房外，聞穢褻聲，怒甚，操刀而入，盡殺之，而奔告於妻家。

曰：爾女與叔通，我皆殺之矣。妻父曰：爾何言？女與叔咸在是，悉呼至。兄愕然曰：然則婦何人？嫂與叔齊述夜間事。兄憬然曰：誤矣。然則男何人？嫂環顧一家，不見弟。急索鑰不可得，曰：是必弟不肖，已爲刀下鬼矣。羣奔至家，驗之，良是而不知婦所從來，無何有殺姦而逸其妻者。喧傳徧索，導之使驗，曰：嘻，是也。幸代殲之矣。乃其聞於官，令各掩埋而釋之。黟縣又有姊妹二人，所適夫家相去不遠，每歸甯，妹常便道至姊所，邀與俱歸。暮則宿姊所，習以爲常。一日將祝父壽，約同往。姊置饌候之，日

脯不來。謂其叔曰：此去涉嶺路艱，勢難久待。我先往。妹至，留宿我空房中。待旦而行可矣。良久，妹至，叔迎門，述嫂意止之。款而宿焉。薄暮未暝，叔不耐臥，反扃其門而游于市。過日，問沽酒肆，呼與語，問何客來，須置酒。叔告之，故肆人曰：然則子不便歸，留此共酌可乎？叔諾之。于是列佳肴，斟美醞，長談暢飲。叔沈醉，隱櫃而臥。肆人竊其鑰，悄然往，入門，瞰空房戶牖，以錐剔之。妹聞戶有聲，曰：叔向端謹，何忽有此舉？計牀後有板扉，潛啟而逸。匿于柴室叢中。肆人入戶，登其牀，虛無人也。曰：從他遁，我

且伏而伺之。月微明，見屋間有婦匍匐而下，擁而納諸牀。事已，詢婦曰：吾某鄰婦也。乘間思竊其物，爾音非叔果何人乎？肆人述其由。婦曰：素識也。可類來。肆人患其擾惡而賊之，潛歸，叔猶然酣臥也。納鑰呼之，起曰：天將明矣。黎明，蒼皇返，適妹自柴中出，讓叔曰：汝何遽無良，剔我戶牖，叔力辨其無，妹舉脫牀爲證。叔訝而入，見尸於牀，曰：此鄰婦也。何自來哉？抑孰賊之？乃鳴之官。官驗訖，詳訊夜來情狀，曰：是必有異。立拘肆人，嚴鞫之。吐其實，乃定罪案。而叔之無辜，以雪。妹亦免於難以保其身。

海南一勺事

廣豐徐柏舫吏部謙奉持觀音大士經咒甚虔嘗輯海南一勺內外函數十卷備述靈感之跡中有近事數條尤信而可徵茲特錄出如云海陽周武堂明府嘗言高王觀世音經及大悲咒遇難默誦即能免厄嘉慶六年八月初八夜余偕明府從陸路兼程進省至惠陽始登舟舟人滿挂蒲帆從月色昏黃中行至番禺鹿步濬適狂颶覆舟余墜深淵覺水底有物託余足而上明府及同舟者亦俱墜而獲救其衣服文書全行溼透惟所藏

之高王經外溼內乾吁亦異矣 又云桂林粟孝廉楷

之父某客維揚以七月七日渡江怪風驟起時同行舟半覆溺其舟亦篷轉江心某惟默誦觀音寶咒不絕並設願印施一萬二千卷俄而飄住關口得無恙自蘇旋揚時屈重九甫出鎮江口濤頭撲舟舟子力阻旋舟某亦默誦觀音咒亦徑渡無恙 又云滇南陳太守廷培素奉大士最虔曰誦大悲咒雖忙迫不少輟也道光癸巳秋以同知擢永昌守由漢江入都一日偶出船眺望適榜人轉帆失足墜江時值風駛瞬息間船已去里許

自言墜江時浪花掀天而水僅及膝兩足如有物夾持者不遽沈亦不能動惟袍襟飄蕩水面而已急誦大悲咒未三徧而救者至身以上未嘗沾溼也又云是年有浮梁程孝廉昭者以公車報罷返櫂至大江怒濤覆舟隨舟漂蕩至十餘里蒼黃之際惟一心虔誦心經忽得抱舷于覆舟之下若有物承其足者轉藉得微坐及聞人聲喧嘩乃急呼救遂登岸焉又云上海陳如征爲余言乾隆壬寅十一月其里人俞宗妻忽寒戰譫語云我婆媳兩人行路經此饑甚必以酒食餉我喃喃不已審其音無錫人也邀其鄰醫郁在中就視診之無脈曰此不可藥治疑有祟蓋延觀音堂僧誦經解之俞卽延僧爲誦心經大悲咒金剛經甫一週卽聞病者誚讓云我初不肯入汝必欲來此今何如徧體皆飛刀刺我痛不可忍其速去媳唯唯已而寂然乃不復寒戰惟神氣稍呆越宿而起則已愈矣

強暴稽誅

新安富姓某者商於江右性淫暴嘗偕客游松門途遇浣女娟好命僮僕促入叢林深處欲污之女滾地哭罵

抵死不從。某將縱之去。有劉姓客者。趣縛而輪汚之。慘死林下。女家得屍控于官。捕兇久不獲。案遂寢。某一子蠢而劣。年二十一。女美而慧。年十八。未字。同伴入山採茶。雨驟至。失伴獨立巖下。忽聞石壁中有喚其閨名者。大怖。石中曰。汝無怖。我山神也。汝父客中逞暴。污一良家女致死。女已訴之冥司。將報之汝身。觀音大士念汝母賢淑。日誦經咒甚虔。且長齋戒殺。發大慈悲。令解汝厄。汝父作惡不悛。大厄將至。汝當速歸。此非善地也。女跟踉冒雨行。尋見女伴。聚立山亭。旋有四五惡少。至指

女笑曰。不在巖下。何故狂奔至此。飽眼而去。女始悟非善地之言。微神言幾遭狂暴。默誦觀音號不絕。歸白母。母歎且泣曰。以汝父素行。何事不爲。神佛豈欺人哉。自此戒律彌嚴。女亦誠心奉大士。其子未婚。常梗母命。一日爲人所誑。謂世間惟太監最樂。因自闔而死。未幾某歸。妻以女之事。子之死。詳告之。某仰首呵呵曰。婦人畏鬼信佛。乃欲以冥報嚇我。如果有地獄。吾將徧歷所謂刀山劍樹者。以廣見聞。何懼之有。妻哂曰。以若所爲。恐十八重地獄。盡當奉屈一游。但恐流連忘反。不能再入

人世耳。某怒乃析宅而居。僅月餘遂病。日見前死女子。或立榻前。或坐室中。若有所俟者。凡數夕。女又引兩青衣。械一人至。則前趣縛之劉客也。某悽愴不勝。呼妻女至前。慟哭告所見。乞爲誦經懺悔。言未終。忽聲喘如牛。大叫我去我去而死。後有人從江右來。言劉客于某月日自刃而死甚慘。正某死之前一日也。徐柏舫曰。庶女一呼雷霆。下擊此女。正氣磅礴。百折不回。可憐可敬。猶恨強暴之報遲遲。竊謂未快人心也。此嘉慶年間事。

冥游確記

長洲朱生兆庚自述其妻陳氏素有肝疾。上年五月疾大作。兼病暑。時作鬼語。乞予誦大悲神咒以資超度。予爲莊誦七遍。病者神氣稍定。予問鬼與病者有夙冤否。曰無。然則病無妨否。曰無妨。至誠念佛。可卽瘳耳。異日余赴塾爲友言之。疑信者各半。余爲晨夕誦大悲咒。氏病竟痊。今歲八月初旬。前疾復作。仍譫語。然病至二十餘日。水米不入口。氣息奄奄。而口中仍喃喃念阿彌陀佛。至千百遍。氣盡力竭。不敢少休。延至九月初五日酉刻。忽發狂叫云。人喚我去矣。船已在門前矣。奈何。遂不

知人事惟念佛不絕聲。良久自言曰：此何處？即復作老嫗聲，口應曰：此東嶽也。遂作進見禮拜狀，形色股栗。須臾又至一處，復作老嫗聲曰：此地小立，且俟開門。既又作阜隸喝道聲，鳴鑼放礮，擊鼓聲，頃之。又言南面者登座矣，冥王冕冠紫袍，兩旁判吏自堂上排至廊下，皆長桌子。階下軍隸站班者約二百餘，又見書架無數，上置簿子幾萬本，另有卷案似陽間手卷式。審問事件甚夥，審畢將案卷發出。所審第一起係秀才，著藍色衣，腰挂秋香手帕，從中門進，俄而出，衣衿悉褻垢，面蓬頭，徧身皆血，體無完膚。問之吏，乃云：秀才好食牛肉，故受拷掠也。第二起是一乞丐，攜斷竹破藍，下體僅遮敝席一片，徧僂上堂，略問數語，即下，笑容可掬，口惟念佛，躡空而西。旁一吏云：是人以夙業生前罰為乞丐，平日不食葷酒，常念阿彌陀佛，夢中不絕聲。冥王嘉其篤志，將歷劫罪障悉除，茲徑往西方。是以喜形於色耳。第三起見四人，鼻肩輿至，中坐一媪，冥王出座一揖而別。輿後有鱸魚十三擔，又田雞螺蛤蝦蟳無數。旁吏謂諸犯曰：此婆娑年八十三歲，自廿三歲念佛持齋，至老不倦。隨輿者

皆生前所放物命也。第四起見羣羊腥羶難近。一人裸身而前。羊齧其足。吏云。是人在生爲羊販者。每審一案。刑甚慘。號咷之聲震於外。氏私問吏曰。今日所審。何只問殺生事。其餘不孝不慈及謀財害命等情。豈無一人犯者耶。吏曰。他案各有掌管衙門。不在此審。訊且忤逆劫盜。陽律可畏。犯者猶少。惟殺生一節。世人肆貪口腹。恬不爲怪。但嗜已之肥甘。誰顧物之冤苦。豈知一到此間。生前殺孽。絲粟有報。汝若還陽。須將今日所見。一一說與人知也。候至第十六起。始喚程氏。乃從第七層

階前跪下。自稟程姓翁已故。姑六十二歲。父母俱亡。夫業儒。年三十二。五月生。其日時全不記得。堂上者喝曰。已知之不必多說。見案上簿子長三尺餘。濶二尺餘。字如人世洋錢大。所注朱門程氏名下。有五行半大字。紅圈二個。旁黑面判官曰。汝幸少殺業。故案簿上字寥寥數行。自後照常爲人。尙有好處。冥司最重金剛經及大悲咒。縱有罪孽。亦可懺悔。汝記之。慎勿隨衆殺生。造無量冤孽也。尋命起而下階。不知所審何案。亦不見質審之人。心中惶恐。急欲歸家。奈鐵柵封鎖。有一人領至刀

山見刀劍插空。刀上人穿胸洞脇。血肉淋漓。且皆無耳。氏不忍視。急趨而出。小憩青石上。回望東首。都是慘慘可憐人。因西向視之。則皆游行自在。多欣喜容。又見中庭堆衣如山。旁人謂此剝衣亭也。臨終衣服如係僭越。不論有罪無罪。至此必剝去。小頃遂闢柵門。擁擠出者紛紛。小路有千萬條。有一人領之。從西邊排街走。內黑暗如漆。走出即見停船所。仍下船歸家而醒。從此何處起至此句止皆病醒後問之。皆了了與昏憤時所言無二。時漏下三鼓矣。遂索粥飲。即睡。至曉。寂然。病勢亦漸減。此子與

薇卿五弟及女子僕婦同在牀前。歷歷在余耳中。即不啻歷歷在予目中。因序其顛末。不敢增減。惟願善信者悟陰陽之一理。惕果報之難逃。痛戒殺生之孽。免墮輪迴。力行念佛之功。往生淨土。即以冥游確記名其篇。徐柏舫曰。此道光十三年。的實實新果報。是年予客江蘇。林少穆同年招之節署。其門下士劉秀才嗣龍貽此帙。朱與劉同年友也。因亟錄編中。俾世人共見其聞之。

慈生

張莘田邑侯 用精 奉差過浦城。家大人留飯於北東園。

以慈生編一冊贈之。中有一條最可警世者。云人情於
誕日生子日婚嫁日大會賓朋莫不步步求吉祥稱意。
或率然墮一餅斷一釵必籍籍疑不利而庖人几上剗
腸抉胃肉血淋漓此之不祥視他不祥孰大。至於疾病
皆關定數。惟有開籠放鵲解網縱魚。左翼可消夙孽。今
反烹宰求禳聽命於巫祝一禱不應。至再至三。徒戕物
命增殺業。其無益有損也明矣。按此山左趙序堂先
生^{朱彤}之言。家大人曾於京邸聞而記之。

某方伯

張辛田又曰。近有某方伯者。好作威福。平時為兩府所
制。憤不能平。適督部引疾去。撫部兼理督篆。因須出駐
海濱。於省城諸務不能兼顧。奏將撫篆交藩司護理。
某方伯意得甚。未及一月。欲甄別實缺。知縣十六員。並
請揀發。知縣二十員。聽用。開單囑兩司具詳。兩司難之。
而某方伯意已決。遽厲聲曰。吾疏稿已具。公等即不具
詳。日內亦定出奏也。時大小官僚皆惶恐。罔措。未幾。即
奉到部檄。則以某案事發。而方伯已革職矣。翼晨兩司
入謁。某方伯尚祕而未宣。而署督部因先奉到部咨。即

曰要回省取回撫篆兩司已知其事故從容請曰前奉
憲臺令具甄別十六縣詳文適有兩縣已因另案撤任
只有十四員應入詳不知仍須湊成十六員否某方伯
乃愀然出部文相示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諸公休矣
於是兩司默然而出哄傳其事咸以爲快云

勸戒續錄卷第五

福州梁恭辰撰

星沙賴昌期重刻

庸師折祿

勤縣某生頗工文而偃蹇不第忽夢至冥司遇一吏乃
其亡友因問已功名壽數吏爲稽籍曰君壽未盡而祿
已盡將不久墮鬼趣更何望於功名生言平生以館穀
餬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爲受人
館穀而疎于訓課冥法無功竊食卽屬虛糜銷除其應
得之祿補所採支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減食祿

也醒而惡之。旋病隔食。逾年死。按院吾山侍郎。葵生嘗言士君子無持刀殺人之事。惟庸醫誤人性命。庸師誤人子弟。其罪無殊于手刃。周贊醇觀察廷燮嘗為年大將軍塾師。年威權勢。傲視百官。而獨折節於教讀西賓。於塾門懸一聯云。怠慢先生。天誅地滅。誤人子弟。男盜女娼。語雖粗暴。然不知世之為師與延師者。聞此。其各悚惶否耶。按吳人最知尊敬塾師。故科甲之盛。冠于各省。家大人在蘇藩任內。常聞韓桂齡尚書對言其鄉先輩王文肅公錫爵一事。一為公韶稚時。有塾師某

僅攝館十九日而去。久且忘之矣。公登第後。未嘗踵門一叩。及歸田。有佃以貧負租。家丁繫其父子歸其老家。主即攝館之塾師某也。年九十餘。不關家政。因其子若孫被繫。其媳請救于翁。塾師不得已。躬挾刺以投。公見刺而驚曰。師猶在乎。向久忘之。某罪多矣。疾趨迎之。入日闕于侍奉。罪甚。掖入書齋。請款留而親釋其子。若孫使歸。留數月餘。奉侍甚優。塾師不自安。辭歸。公固留之。塾師曰。余老人也。坐臥須人。府中使令雖備。不若吾子若孫之適吾意也。乃送之歸。至則峻蒲崇宇。丹堊煥如。

塾師驚曰。此殆非是。曰。太師命改築也。遙見男女皆衣
文繡。簇擁而來。倉皇欲退。及至前。皆家人也。問何遽若
是。曰。太師賜也。塾師大息不已。索筆書數語。藉使以謝
云。又言文肅公會聘嘉定布衣唐叔達于家塾。訓其
子緱山公。衡緱山領鄉薦。物議沸騰。公奏言。臣向延名
師誨子。今臣子衡發解。滋眾議。臣甚悚惶。乞陛下遴選
親信重臣。提衡覆試。如不副其實。請治臣父子之罪。上
敕令從嚴覆試。文益佳。由是名愈著。旋以第二人及第。
後公殂。謝葬于蘇州來鳳橋之左。將點木主時。冠冕雲
集。無不引領遙望。竊議相國門第。非等閒人所可執筆
而臨也。及輿至。則寬袍大袖。岸然高坐者。乃布衣唐叔
達其人焉。乃其歎以德不以爵。所見過人甚遠。緱山
之醇謹。克守家風。亦可見矣。

金銀氣

松江馬質園晉曰。憶前年夜行。遇一亡友。本與相善。殊
不怖畏。詢其所往。曰。余身後沈淪業滿。今將往城隍廟
探轉生信耳。因偕行間。指一蓬門曰。此中乃有金銀氣。
余問何以知之。鬼曰。凡人詭計陰謀。貪黷聚斂。或逐羶

附臭積得多金。全無輝光。但覺穢氣觸鼻。惟躬耕力作。不事營求者。偶有盈餘。雖僅積三五金。卽有白光三四尺。人不能見。但鬼神知之耳。余曰。然則僕授徒舌耕。所藏脩金。當亦有光乎。鬼曰。否。否。君尸位絳帷。于人家子弟。毫無裨益。間或自作書畫。廣款以欺俗眼。此亦與隸胥市販者相等。便有千百金。亦只作一縷黑烟。腥臭迫人而已。余聞其言。喑不能應。明日走詣所指金銀氣處。探付乃一寡婦。晨夕紡績。積錢四貫。將易銀之。孤子送其塾師也。按此事。或疑爲馬生富言。然不自匿其短。于埋未必子虛錄之。亦足富守財虜一劑。清涼散云爾。

白髮婦

吳人朱元蕙。乾隆間應江甯鄉試。首藝初創稿。見隣舍一生三藝俱已。謄清未幾而已。之詩文俱就。聞鄰生猶作啾啾聲。蓋八韻詩頸聯猶未對也。遂與捉刀了之。鄰生大喜。同出玩月。因互通姓名。知爲高郵劉敬。年五十四。應鄉試已十二次矣。且言入場。輒見一白髮婦。攜繡紉小兒。血滿襟袖者。神卽昏替。若夢寐去。始漸清爽。平時文思泉湧。至此不能成一字。往往曳白而去。有一科

婦遲至。詩文俱就。方沾沾自喜。而忽來以小孩置卷上。遂至爲油墨所污。又一科卷中竟沾鮮血。爲收卷官所詰。託詞嘔血。而免。素拙吟詠。構八韻詩。如作三都賦。前科鬼婦未至。文頗得意。又以詩句不全。貼出。今日文鋒亦利。詩賴鴻才助我。伏思元魁有足下在。不敢妄冀。要知賤名定不再落孫山。方共互讀所作。未竟。而鄰生忽面色如土。張皇四顧。衆詢之。但搖手亂指。遂發瘋。出二場不到。想又見白髮婦矣。

傳奇削祿

吳中彭蘭臺孝廉。希凍芝庭尙書之孫。彭詠莪京兆之封翁也。淡泊功名。精于內典。條然有出塵之致。嘗手輯二十二史感應錄。摘敘正史中果報之事。足以啓瞶振龍。讀者並可收溫史之益。適所親朱蕉圃。海喜遊戲翰墨。著有欽燕園傳奇。頗傳于世。封翁斥之曰。此彙間濮上之詞。最足壞人心術。雖係假托名姓。然宇宙之廣。必有相同。誣人閨闈之愆。萬不可道。吾鄉尤西堂太史。侗雜俎中。僅載鈞天樂。吊琵琶。黑白衛登科。記尙有數種。艷情麗事。匪夷所思。曾因才鬼降乩。告以冥中削祿。以

西堂太史之根器才望猶未免于冷宦不遷子孫不振吾曹可不知所做醒哉後朱亦潦倒終其身

言失鬼

嘉慶丙辰家大人應會試次場與王惕甫廣文邑孫同號舍廣文言其鄰家子有為鬼所憑者其父母恐懼已備牲醴將延僧道超度祭享適臘底乞丐循鄉間遺風有裝作跳竈王者頭戴破金冠身披爛蟒衣登門索錢鬼驚惶曰神將到矣速開後門容我逃去遂寂然病者竟免崇此真所謂冒失鬼也時韓芸初先生克均亦在號中聞之大笑曰少所見多所怪世上人亦豈少此冒失鬼哉

闈中怨鬼

家大人任蘇藩時張蔣塘邑侯吉安已引退回里以詩酒相往還甚熟聞邑侯自言前應鄉闈有同號舍一生忽作手抱琵琶狀彈唱滿江紅小調淫聲戲謔陡然痛哭又呼害奴好苦奇變百出若有鬼憑之合號譁然一老儒正色叱曰冤魂報怨任汝為之母得擾亂他人文思生瞪目不語少頃取卷拭淚昏昏睡去次早狼狽出

場同時目擊者皆不言而喻矣。

索債子

顧南雅先生蘇與家大人同年相好。嘗請家大人曰：乾隆間有上海主月樵上舍芳澤者，為同邑郭孝廉體乾之婿。因相距二百餘里，來蘇州必信宿而後返。一夕就寢，忽見其幼子拜于牀下，即不見。訝其半夜至此，為之心動。終夜無寐，次晨呼權急返，途遇家人來報，其子因驟病已不救矣。釋氏謂子之幼殤者，皆索前生債負者也。債完即去，父母為之癡哭，彼自脫然。然此子死而

來拜，殆亦索債而復種未了之緣者乎？家大人曰：即以還債論理，亦應拜謝而去。此鬼其猶講禮者哉。

附魂訓子

南雅先生又曰：吳中李滄雲曾舉以賢為官，分發浙江將赴任。其子之乳媪忽仆而起，坐呼滄雲曰：吾名場不利。賚志黃泉，爾捐官亦好。貪廉之辨，爾自知之。但須知為官而貪，民尚有生路；廉而刻，則民之生路絕。貪固不可，廉亦宜廉于已，不可刻于下。古今清白吏子孫，或多不振，正坐刻耳。滄雲唯唯受命。媪甦茫無所知，其聲口

絕似乃翁。可見前輩義方之訓。死尚拳拳也。

鬼穿下棺時衣

吾聞臺灣林爽文之亂。有雜職蔣某者。吳人也。死于難。同寅爲殮厝。未通音耗。蔣之弟在家。忽一日見兄慘沮。而回。身穿紅青褂。有舊釘補子痕。布裏其頭。曰。我被賊匪傷害。棺厝臺灣府城西僧寺。上有標題銜姓。易于尋覓。汝可取歸。與汝嫂合葬。我無後。應分老屋器皿與爾子。爲我雙祧可也。倏不見。後其弟往扶襯。遇其舊僕。言下棺時服色無異。時弟有二子。以長繼立。不久次子死。

竟應雙祧之語。鬼其先知矣。按此是死難之鬼。精靈不昧。故能從容囑咐如此。雖未秩亦自與頑鬼不同也。又按鬼所穿衣。常以下棺時爲定。有羅掌綸者。亦吳人家中值中元節祭祀。新僱一無錫小僮。方十歲。忽大言曰。今日庭中好多客。男女俱著棉衣。還有穿蟒袍補褂之老翁。有著鳳冠霞帔之太太。竝有披繡花袄之新娘。如此大熱天。何以不換紗葛云云。衆呵之乃止。其爲死人常穿下棺時衣服無疑。觀此亦可以知鬼神之情狀。而古人附身附棺。不敢不慎之精義。亦卽是而昭然若

揭矣

雷擊先插小旂

汪銘甫明經某壽曰。浙中有某甲。善用銅銀。其子甫七歲。於除夕忽驚啼告母曰。有青面獠牙人。自天降下。以小旗插命頭上而去。未幾雷震甲死于通衢。猶手執用剩銅銀。親鄰有知其事者。緣郊外某農以雞遺子。售于市。為卒歲之需。甲以銅銀向買。農子貪其價貴。孰知無可兌錢歸。被父責投河自溺。蓋甲雖未殺農子。而農子實由甲而死。國憲不及加。天雷殛之耳。嘗聞父老言。被

雷殛者。陰司先有小旂插其首。曾有人因晨起盥沐。見盆水中頭插小旗。大驚。時欲藥死孤姪。而吞其產。乃亟棄其藥。而愈善撫其姪。後竟獲免。此可見陽律有自首之條。天誅亦容人懺悔。王法或幸可漏網。神目則如影隨形也。

癡鬼

朱蕉圃曰。聞山西鍋匠某貧甚。而求富之心。念念不忘。里有古塚。歲時伏臘。必以杯酒豆羹致祭。已歷數年。忽愠而祝曰。君無子孫。而我代為享祀。獨不稍為我計乎。

是夜有一叟踵門謝曰。感承厚貺。沈魂賴以不餒。誼當有報。第爾福命殊薄。僅可小康。因留贈金錢十五枚。某知爲古塚鬼。喜禱之有靈。殊不怖畏。其母亦感其意。作炊必享。由是叟夜夜至。庀其家事。並爲籌居積。無不億中。累聚數千金。某終不饜。時時向叟禱請。又年餘。叟謂曰。我與生人習久。漸染陽氣。若再以豬羊血飲我。竟得白晝現形。人不辨爲鬼也。乃居貨同往河南。來回數次。皆獲倍蓰之息。復爲謀娶富家女。奩贈優厚。于是大起屋宇。更欲靜適。因別建一樓處之。未一年。叟忽遭雷殛。樓僅存其半。餘屋旋焚。其財罄盡。某生計日退。不久仍作窶人。云按某福命之薄。此鬼固早知之。但貽金錢使之小康。亦可以報德矣。乃違天逞能。必致滿盈。卒遭雷禍。真是癡鬼。較凡人之百計積聚。爲兒孫作馬牛者。殆有甚矣。

鬼畏節婦

沈秀才 成言 昔年自京來杭。訪親途次。武清旅店。月色甚佳。獨出散步。遙見一小招提門外。有十餘人。席地賭博。隱聞喧呶聲。俄招提內。似有人提燈出望。博者卽爲

蘇州府志卷五
獸散時萬籟俱寂。四野蕭寥。有三四人奔來互告曰。何處不可開場。要鄰近倪節婦。一曰。彼處開場久。爾等不喧嚷。倪節婦亦不出來。相距咫尺。語畢倏滅。知爲見鬼。遂返旅舍。次日詣招提訪問。乃一尼庵。果有尼之祖母倪媪。寄食庵中。夜聞人聲嘈嘈。疑有火警。因出視無影。卽閉戶安寢。倪媪自言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死自誓。卽遭怒逐。攜二子一女。織草笠度活。流離困苦。慘不可言。幸子女皆已婚嫁。而子若婿又皆不才。賴女孫度爲尼。乃依棲于此。年已八十。雖雞皮鶴髮。猶耳聰目明也。噫。匹婦矢節。而無賴惡鬼猶知欽敬如此。惜其湮沒蓬蒿。不能上邀旌典也。

鬼畏孝婦

蘇州城隍廟向有道士住持。乾隆間有袁守中者。杭州春圃方伯之族裔也。工詩詞。善小楷。其徒皆敬畏之。有某徒私出游山。半夜始歸。不敢叩院戶。卽坐殿上假寢。逾時聞一鬼曰。奉牒勾某婦。乃戀其病姑。念念固結。神不離舍。不能攝取。奈何。一鬼答曰。精誠固結。以戀病姑。此孝婦也。與強魂捍拒者不同。不可率夜叉去。宜稟請

東獄帝議延其壽。慎勿孟浪。語畢似偕人內殿去。即寂然。其徒惶懼。急叩院戶而進。朱蕉圃曰。世人未有不思延壽者。孰知孝之延壽。蓋有不求而自得者哉。

鬼報德

乾隆五十三年。蘇州荒疫。飢民路斃者徧道路。值溽暑淫潦。血水橫流。有李連玉者。捐西郊高壤百弓。爲義塚。以瘞之。工甫竣。一夜自鄉催租歸。不及進城。姑泊舟近港。夜半忽有盜三五輩。登舟搜劫。公然行強。持刀相向。方危急間。聞岸上有數百人。叫囂詬誶聲。羣盜驚疑。狼狽而遁。其實叢莽蔽野。無一人也。心知爲義塚鬼報德。異日具酒肴赴其地。酬謝之。

初翁報怨

吳人衛某少貧。其鄰初翁者。年者無子。愛其俊秀。以貳資千金畀之。曰。吾無他望。惟歿後求不爲餓鬼而已。初翁死。衛謹記之。後補弟子員。家漸饒。忽淪其初志。謂我衛氏子。安得祭初氏鬼耶。自後鬼爲厲于室。無一夕之安。延師作法驅之。乃止。越數載。讀書側廂。恍見初翁自外入。妻卽於是日舉一子。時衛累貲巨萬。惟以之嗣爲

憂得兒喜甚。及長恃愛耽博不能禁。數年之間家業蕭然矣。嗚乎得其財廢其祀。謂死者可欺耳。乃不轉瞬竟什百而償之。死者其果可欺乎哉。

雷殛三事

乾隆乙巳年四月金匱縣松山之麓有村人某往邀其外姑至家令妻預烹一雞以待妻往河干澣衣時鄰婦失雞覓之不獲一媪突至某家入其厨見釜有熟雞遂奔告鄰婦婦疾來值嬰孩臥于竈房遂取雞以孩投釜覆蓋而去妻返以雞之未熟也納薪炊之偶揭蓋則嬰

孩爛焉驚慘無可說遂自經及某與外姑至不見妻入厨見孩爛死妻懸梁間駭極頻頓正外姑聞而趨至搶地長號曰汝滅吾女爲此慘毒此恨豈能解乎某默不能語遽頰首入房外姑趨入拽之則又縊死乃仰天大呼曰天平將何罪乎霎時黑雲彌漫疾雷數聲鄰婦殛死于庭媪半體陷土中自陳顛末已乃死而村人夫婦皆復蘇又同時有某家佃水田中多稗芸不能盡方快快間聞有人爲雷擊死恍然曰去秋是田乃渠所耕者今吾佃是彼必恨我乃設此策以快其意耳而誰知

天道之難容也。又鄰近郁某者，家有田數畝，本爲周壽所佃，積歲負租，乃易佃。次年布秧水中，甫插腳，卽呼痛，驟起視之，則角刺徧田中。于是撈至日莫，纍纍盈筐。乃知爲周壽所密置也。逾年而壽亦爲雷震死。以上二事相類，因竝誌之。

土地祠

嘉定西城外三里曰青岡墩，其旁有土地祠，相傳爲宋梁狀元灝常著靈異。時城西有應童子試者，其妻晨起盥沐，失金指環，意婢竊之，鞭撻數四，懼而逃之祠。匿神座下，夜闌聞叩門聲，老嫗出啟之一叟也。嫗曰：歸何晚？曰：頃在城隍司註弟子員冊，四方各舉士人以薦，我將以城西某生進，躊躇未果，神訛之。我以某縱妻枉婢竊環對司，仍命註名于冊。曰：待某不悛，除之未晚也。嫗曰：然則環果何在？曰：爲鴨所吞耳。婢聞之喜，狂奔至家以實告，遂剖鴨得環。某生悔而謝過，是歲果遊庠。

京城尉

紹興某以部吏考滿，爲京城尉。夏月以事出城，休于道旁樹下，見一騎西來，亦息此。詢所自，曰：奉帝命將往攝

人出牒示之。尉名與焉。驚曰：殆攝我來耶？曰：未也。首城東老人，次爲山左人，三爲女子，君其四也。言已遂失所。在尉踉蹌歸，以告家人。詰旦至城東，見一老人方啟門呼買菜，踣于地不起。乃信前言之不爽。急歸飭家人辦喪具，翼日復至郊外，聞哭聲甚哀。尋其蹤，見一輿尸，撫之而哭者，少婦也。就問之，曰：吾夫世居濟南，家貧訪舊，京都，不遇而反，暴死無以斂，故深悲耳。尉惻然曰：我爲若殮，乃導輿之空地，悉以所備喪具，賻之。且贈金三十兩，令扶襯歸。婦泣謝去。尉歸家，復助辦喪具如前。盥沐更衣，端坐而俟。人定後，忽聞叩門聲甚亟，啟之，揖以入。坐語移時，再拜而去。人謂家人曰：余不死矣。上帝以予本曰行一陰德，增筭一紀。此人頃來相告耳。後果無他。

屠太守感夢錄

林少穆先生則徐曰：余友錢塘屠琴塢太守，於辛巳秋得危疾。醫者誤投藥，幾殆。自誓以利人濟物爲懺悔地。他事一不繫懷。一夕觀音大士應感入夢，謂太守夙世爲楚中某官，遇事公而刻，殊傷仁厚。雖無私亦減祿位，又多戕物命，宜得短命報。幸病中誓願堅固，念念以利

濟爲懷無毫髮怨尤。冥中以他福德折除。當可益算。陰律惟救生可延生。且加祿。當益勉之。寤後遂舉家戒殺。且買物放生。是冬。登拜袁州九江太守之命。卽家起用。邀不次。殊恩。明年春病亦頓愈。太守念佛法以自利。利他爲大願。欲人人咸獲戒殺放生福報。而又慮人之不盡徵信也。故爲放生錄一書。後一篇第暢明吾儒不殺之理。而于感夢一事未普及之。其于立言之體固當。而于覺世之意或有未盡。余故復爲詳述之。使人知感應之故。非荒幻也。近時風俗奢靡。無故飲食酬酢。

刀几必赤。惟歸安張蘭渚中丞。獨守此戒。前撫吳時。嘗爲戒殺文註釋。以勸吏民。有議之者曰。大臣行政。以已飢已溺爲量。煦煦之仁。似非急務。聞者疑之。獨太守折之曰。惟仁民者乃能愛物。未有愛物而不仁民者。吾方以中丞爲師法。何疑焉。蓋太守之篤信非一日矣。余又聞太守之先德封翁。中年始得子。卽立願戒殺放生。冀其子以文學科名顯。太守果以翰林起家。今太守復于病中感夢大士。蓋福德種子有自來矣。願覽其文者。人人勉行之。則於變風行。太和翔洽。于世道既有裨益。而

文學科名之報與夫延生起疾亦正有如響斯應者在也。按此條見徐柏舫海南一勺中。

毛封翁

長洲毛春門吏部鼎亨之父琢軒封翁。六歲而孤家素奉關帝像甚虔。封翁因貧棄儒依舅氏習布業。念孀母謝苦節積勞成疾。期早自振拔以寬慈懷。乾隆己卯春赴閭門外普安橋關帝廟叩終身菀枯。得第九籤有望。渠消息到長安句。二十餘歲挾貲商于鳳陽懷遠等縣。虧折過半。尋下母憂歸。因戴星而行。霜露侵肺患痰哮喘。

至十餘年醫治罔效。于是發願誦觀音十土咒。覺世真經。宿疾頓愈。信奉彌堅。三十一歲始得一子。卽春門吏部。工書。翁令書覺世真經廣施。復刊板隨時印送吏部。在官。因無昆弟。急欲迎養。祈籤正陽門外關帝廟。亦得第九籤。翁悟籤旨。允迎養。于壬申六月抵京。見其子游升郎中。受正四品。封誥壽至八十四。一日預戒治後事。無疾端坐而逝。

佛姆化導

彭尺木先生紹升曰。近十餘年來。現優渡夷身。虔修淨

業者。推南濠鏡智道人。道人汪姓。歸李景禧爲繼室。年二十六而寡。發出世心。以菩薩戒倡導鄉里。嘗刺舌血寫法華經阿彌陀經梵綱戒品各一通。年三十八病痢。一日起沐。合掌趺坐念佛而逝。時乾隆四十九年也。後三載同里何氏女病熱。見其亡叔某赤體披髮。言在生種種作孽。死後拘黑暗地獄八年。日受惡鬼鐵棒。近幸觀音大士降臨。跪求慈悲。忽得離暗而出。適有道人自西方來。爲冥王師。卽上年念佛坐逝者也。因與吾家有舊。乞暫放還。急爲我修福。俾得生人道。兄子性三爲持

佛名一萬。仍許請僧誦經薦拔。乃去。是夕初更。何氏女忽悶絕。至三更而蘇。言有羣衆執紅燈以大轎舁我去。路迢遙詣一大廟。出轎趨殿下。見一靛面王者中坐。傍有小鬼各執銅叉銅鎚左右立。便命取鎚打我。慌惘之際。忽見金童玉女持旛幢自內殿出。中擁道人離地丈許。握白拂攝雲履。嚴潔無倫。視之卽萬年橋李姆也。往嘗一宿其家。髮髻可識。然光彩迥絕矣。姆聲言止止。王遽釋我。姆垂手援我引入內殿。光明洞然。几席靚整。案上供佛經。令設茗果餉我。果似蘋婆香甚烈。云從西方

來引我。歷觀地獄。先見血河。浩渺無涯。有諸女人。或倒浸河內。或蓬髮上指。或側身橫睡。血流偏體。復見刀山高。矗雲霄。百萬雪刃。互相撐拄。中有罪人。橫斜刀上。既死復活。活而又死。更令左右。攜燈照我。入黑暗獄。見衆鬼皆盲。頭大如斗。頸細似管。鼻液長尺許。若醉若寐。從黑獄出。見旋磨中。血肉下墜。雞鴨啄食。黑風吹餘肉。復變爲人。鬼卒寸磔其肉。重磨作粉。化蠅蚊蟻子。一一散去。我心酸淚下。問姆何不救之。答曰。罪大障深。安能卽出。汝知怕否。人身難得。可勿持戒念佛。求生西方哉。汝

能一心念阿彌陀佛。吾當攜汝直往西方。汝意云何。我未及答。姆曰。因緣未到。姑俟異日。來此已久。恐家中驚惶。可速歸。好好持齋念佛。一意西方。時至迎汝。勉之。勉之。仍命轎送我。蹶然而覺。翼曰。汗出病良已。性三親聞其事。述于予。爲書而傳之。徐柏舫曰。此姆苦心。望人同修淨業。諄諄如此。慈悲化導。真人師也。地獄罪苦。諸囚若生前各早回首。安有刀山血池之設哉。

買牛放生

福州省城舊俗。凡同文課之友人。遇有入泮登科者。例

須捐喜金若干。稱家之豐。齋以爲同會。被黜者聚飲解悶之資。所謂會例也。被黜者當新貴簪挂前後之間。將此捐金。覓一清曠處所。羣萃暢飲。藉消抑鬱之懷。故俗又謂之避氣。侯官陳星垣經郡丞嘗言其昔年應童試不遇。赴西湖書院會例之讌。偶閒步出院門。見有牽牛者。以牛不肯前行。鞭撻不已。郡丞就近往視。牛淚涔涔。下知其將牽往屠所。爲之惻然。問其值。曰十五緡。乃退而與座中諸友議曰。例金尙有贏餘。何不以買牛放生。同諸君作一陰德事乎。中有不樂從者。謂若此便無消遣之資矣。郡丞諭之曰。此事頗關陰騭。消遣不過一時。若愁簪挂日無讌聚資。我當獨治具。延諸君子舍間。小酌可乎。衆不得已應允。乃將牛價交割。送牛至西禪寺放生。竝將餘金付僧人。囑其隨時昭料。歸卽謀諸閨中。典衣飾爲簪挂日宴飲之費。以踐前言。次年郡丞卽入泮。旋登鄉薦。由大挑知縣升海門司馬。加知府銜。權守蘇州云。

李副榜

浦城有李某者。與其鄰癡婦通。外人不之覺也。應某科

鄉試已擬中第五名。以他故降為副榜。時邑中屢脫科。雖副榜亦足為榮。報喜者至門。鄉里聚觀。婆婦亦至。不覺喜形于色。拍李肩而笑曰。我素料汝必有出息。故不惜以身相許耳。其語為人所聞。遂播于眾。各匿笑而散。或謂正榜之降為副榜。職此之故。其猶得留副榜者。以其根氣本深耳。余曰。倘此人不得副榜。則此事從何而破。俗謂天不藏姦。信哉。

王總戎

道光辛丑。噴夷滋擾江浙。家大人以江蘇巡撫兼權總督篆務。帶兵赴上海防堵。時提督陳忠愍公化戎駐吳淞口。徐州鎮總兵王某駐上海城外。王蜀人。軀幹英偉。談論曉暢。下榻城外天后宮樓上。日手泔滌。百金方誦之。略能通粵。家大人頗優待之。既思吳淞口岸直達寶山。綿亘數十里。兵將稍單。而城中呼應較靈。兼可控制城外。擬調王總戎移駐吳淞。與陳提戎成犄角之勢。較可放心。會乘間以此探主意。王謂一動不如一靜。家大人復以已意馳往吳淞。與陳熟商。陳亦不以為然。似言多此一人。亦無甚關係者。未幾而家大人即卸督篆回

蘇。還聽之。踰數月。夷鯨陷寶山。直駛吳淞。陳提戎以孤
立無援。血戰而亡。而上海亦陷。時王總戎已挾所部兵。
遁松江郡城。卽以暴病卒。有參劾其坐視上海之破。不
出一兵不發一矢者。旋奉

嚴旨。以既伏冥誅。盡革去生前官職。竝飭查其子孫有
功名者。盡行革退。無功名者。一概不准應考。出仕。江南
軍民快之。時家大人已引疾歸里。於邸報中悉其事。瞿
然曰。陳忠愍可謂知人矣。按湖南羅提戎恩舉亦蜀
人。臨陣不避鎗礮。所服戰袍爲鉛丸火燒。圓孔無數。然

卒不死。嘗云。自顧何人。官爵至此。若得死於疆場。則受
恩當更渥。苦我無此福分耳。以不能死於兵。爲無福。洵
忠勇之言也。相傳戰陣之間。巧於避死者。往往卽死。屹
然不畏死者。往往不死。合王總戎羅提戎並論之。可以
勸矣。

王縣令

江西有某縣令王姓者。酷烈任性。禁賭博尤嚴。有富家
孤子。方十五歲。爲奸徒誘賭。輸銀一百兩。索取甚厲。孤
子之祖母。不得已。鳴於官。王以重刑責奸徒。訖將責孤

子其祖母願以金贖王不許卽以責奸徒者責孤子斃於杖下其祖母見孫已亡觸壁而死孤子之母聞之亦縊死未幾王得行取將登舟忽自呼曰我已離任不須叫冤衆視無人王曰二婦人一少年王旋患頭痛口鼻流血而死王亦一子方迎柩於家亦患頭痛其母令藏於婿萬某家萬與同牀臥至夜半覺有手入被中其冷如水旋縮出曰誤矣萬亦大懼送之歸至中途亦口鼻流血而亡夫犯賭非無罪以童子被誘薄責之可也然一時固執任性其受報如是之慘况用刑而誤者乎竊謂尊長首子弟被誘賭博者審實免責其子弟法良善也。

徐氏隱德

徐樹人觀察官泰安令時家大人陳臬山左曾以循良薦舉觀察遂執贄稱弟子並述其先德甚詳蓋其封翁松門先生名蔚者年十二而孤值母陳太恭人病篤封翁侍奉湯藥刲右臂肉入藥奉之乃瘳入書塾中不能作字塾師責之及歸太恭人又責之託言瘡疾終不以語人太恭人壽至七旬有餘封翁始入庠食餼以母老

多病一弱弟已殤。因絕意科名。授徒里中。以便侍養。及門中成秀孝者。至百十餘人。皆封翁所培植也。嘉慶年間。海門廳沙民與通州爭學額。求撥二名。各自立學。懇呈督撫學三大憲。封翁率諸同人力持之。卒未能奪。至今士林感之。觀察於嘉慶庚辰成進士。其仲弟宗勉。以是年廣額補諸生。而殿於末。在補額二名之內。一時與論咸謂封翁爭學額之報也。宗勉旋於道光乙未中副榜。癸卯中舉人。闈中皆夢封翁至號舍中訓戒之。觀察又言其母李太恭人。最信因果。觀察兄弟三人。幼時

自書塾歸。有寫完影字一本。必索而焚之。曰。母使留存。致爲婦女夾花樣。婢僕糊窗拭桌也。仲子宗勉。季子宗祥。先後補諸生。其坐號同爲果字四號。戚族咸以爲惜。字紙之果報云。有僕人夜間啟櫃竊米。將鎖匙用線束住。偵而知之。次日請領筭鑰。仍舊與之。而以他事卻之。去。曰。我自不用之耳。何必暴其惡。而使之無路謀食也。觀察嘗迎養至泰安縣署。署中惟一老嫗。夜則不遣使。或自取攜。嫗曰。何不喚我。曰。爾老矣。吾兒若非做官。則與爾一般耳。嫗合掌曰。阿彌陀佛。又曰。家慈兄弟姊

妹本十人。今僅存于誠舅氏一人。桓因外祖母哭子女失明。誓茹素求母曰。復顧明。一日舟行至焦山邊。暴風大作。將舟舵撞破。舟人皆哭。束手待斃。舅亦昏昏不知所為。忽夢中有匠人一手執三角木尺。一手執斧。踏浪而來。以木尺架於船尾。曰。念爾三十餘年不食葷腥。保全物命甚多。以斧擊舵。頃刻舟隨風入港。是日溺沈者甚多。獨此舟得無恙。人皆異之。舅氏亦不言其故也。

窩犯

徐觀察又言。令泰安最久。所治與兗沂交界。山莊多窩匪者。一日緝獲窩犯某。提訊之。曰。父某祖某。補佐雜有年。升縣令有年。升州牧。復捐升郡守有年。現有祖母在堂。親戚亦多紳宦。有現任為寅僚者。即前任茲邑者。亦其至戚。伊亦曾進署中。署中人亦尚有能識之者。次日其祖母踵至。詢其子。曰。某某現有職銜。托其妻子於友。而之楚游矣。妻妾尚有五人。子女七人。終日仰屋。匪類竊得賍物。利其可以窩留而俵分之。所起賍物甚多。軟梯繩鞭刀械悉具。問其何來。曰。竊盜某某之物。向藏寄吾家。至有不忍究詰者。豈其先代為官。即如為盜。而獲

此報歟。抑縱盜害而亦合有此報歟。否則治盜或不免枉屈。而報及其子孫歟。署中有老幕賓曰。吾曾親見其父。由首劇升州牧。緝捕最有能聲。想多枉濫。故有此果報云。

不作鎗替

徐觀察又曰。泰安馮生。誤娶有夫之婦。及知情而後棄之。婦家訟於官。時余方為泰安令。庭訊已結。馮生本有應得之罪。將杖之。因念考試在即。姑從寬免。及試後新進諸生來謁。則馮生亦肩隨焉。詢其平居作何狀。自言家極寒苦。惟平日誓不於文闈中以鎗替漁利耳。殆即此一念。而遂邀神佑而免刑誅。蓋庸流多一倖進之人。即真才多一屈抑之士。所係固靡輕也。然則吾輩之以鎗手自雄者。其亦可以返乎。

狀師

徐觀察又曰。泰安有某生。文才極優。而工刀筆。眾皆呼之為狀師。入場之日。神思昏倦。憑號板而坐。燈光下。忽見魁星立於前。曰。爾來年狀元也。伸手令寫狀元及第四字。生欣然濡毫。方寫一狀字。魁星遽以手翻印其卷。

面因被貼。此後遂不復應試。以潦倒終其身。或曰魁星即冤鬼之幻相也。

勸戒續錄卷第六

福建梁恭辰撰

星沙賴昌期重刻

貧士收棄女

四明袁道濟家貧乏貲。不赴秋闈。七月望前猶在家。有戚友贈以三金。勸之往。乃行。路遇一棄嬰。莫肯收養。啼飢垂斃。袁憫然。即以三金託豆腐店夫婦善撫之。至省同鄉。友憎其貧。不納。獨舊識一僧。勉強留之。僧夜夢各府。城隍齊集。以鄉試冊呈文昌帝君。內有被黜者。尚須查補。甯波城隍稟曰。袁生救人心切。是可中。帝君命信

至見其寒陋。曰：此子貌寢，奈何。或曰：稟白易耳，可以判官鬻之。僧寤，駭甚。次早，正欲告袁，及相晤，見其向本無鬚，一夕間，忽兩鬚萌動，笑吃吃不止。袁問故，僧具言之。與袁所夢合，互相驚歎。後榜發，果中式。又沔陽王烜家赤貧，遇考試，輒賣卜於市。妻張氏性慈善，鄰有生女欲溺者，強抱養之。如是者再。乾隆甲寅春，同鄉某生夢神告曰：今科本省解元，是育嬰，醒以爲異，及揭曉，領解者乃王烜也。某生細詢，烜乃恍然于神示之不爽云。

溺女棄嬰惡報

莫譚饒州八家計頗裕，年四十，妻已生五子，因粗識字，學星命之術。凡本家以及近鄰生女時，即邀查其八字，女命不佳者，俱勸人溺之。人信其言，而溺死其女者已不少。無何而已之五子，連天其四，存者亦瞎目。未幾莫旋死于癆，絕而復甦，哭告家人曰：適奉拘至陰司，冥王大怒曰：古無命學，亦無義敗掃祿之說。自漢唐時，因外國請和親而難于辭絕，故託是說以塞其求。各命書中已論及，爾全不識，乃敢妄言。况此女即使將來果敗，亦是注定者，縱能溺死一女，又要生出一女，故凡算女命

者但當以好字應之。免其遭嫌難嫁。纔合天理。豈可我於簿上放生。爾於口中判死乎。姑押回陽。廣傳此說。庶世人咸知改過。或可略減罪孽也。徐柏舫曰。此余近年眼見之事。徐柏舫又曰。乾隆四十年乙未。長沙農民米上西。晨出見道旁置一小籬。內貯女嬰。併布一疋。銀十兩。附生年月日一紙。此蓋勢必難留。作此曲全之術。令遇者或收回撫養。或送入育嬰堂。俱可。詎料米竟沈女於河。取銀布以歸。未過百日。爲震雷擊死。吁。殺人取財。有不上干天怒者乎。

陳宗洛

桃源縣秀才陳宗洛。秉性慈善。家極貧。其鄉舊有育嬰堂。因缺資久廢。陳欲募修。就里中勸捐。有一守財虜。不特靳于解囊。且對陳謾罵曰。一介酸儒。殊不量力。我等之錢。豈是銃打來者。肯與若修五臟廟乎。陳氣忿而歸。對家人曰。愧吾之志。不能行於一鄉。願一家之中。妻妾子女。及弟姪等。體吾志而行之。皆應曰。謹受教。陳曰。自吾父派下男女。世世子孫。共守今日之誓。凡得人遺棄之女。必收付有乳者養之。若有乳者懷中已滿。不得已

付無乳者以蜜餅飼之。蜜餅養成者已七名且體氣充實非若俗說欠乳者多孱弱云至週二三歲時有貧乏而忠厚者或願取作童養之婦聽之。只要將本姓上加一字曰陳某氏。蓋欲如陳氏所出約此女長成仍要分乳不育之女。是以縣縣滋蔓救活甚多。陳舉行時年三十六。前年九十壽誕子孫富貴雙全。所稱陳某氏者都如親戚稱觴膝下。已有一百七十六名。陳對客大笑曰。古云爲善最樂。不信然乎。人情愛拜乾兒女。能如寒家所稱之陳某氏否。惜當時罵我者已死三十餘年。欲拜謝其激成之恩。不可得矣。客曰。

前罵君者。自係謹守之家。未知今其後人尙能保其富否。陳曰。說也可憐。此人五十外三子盡夭。疾病死亡。訟事盜賊接踵而至。家財耗散。貧乏不能自存。某年余館于綠蘿山。因與同鄉乞爲館僮。余亦不念舊惡。憐而收之。卒之不甘爲人下。至十月而去。後竟沿門覓食。客曰。倘當時反謾罵之意。轉爲樂善之心。後雖貧之。君亦必謀所以全之。陳曰。不然。夫富者天之所以助人爲善。倘此人樂善。天必不奪其富。又奚待余全之。客曰。非君見不及此。願長持此說。勉人法陳君之貧而富。無若罵陳

者之富而貧也。

章開元

南豐武舉章開元。嘉慶二十五年。以騎射課徒。三月十九日試期。赴教場爲徒發馬。用力太猛。仆地。衆扶反。寓呻吟牀。夢見一吏執硃票銀鐙。而負梃者。突前曳之。方倉皇無措。忽身後一人挽而呼曰。勿爾。此人奉行敬信錄。持觀音經甚虔。嘉慶二十三年。曾於敬信錄內。摘出易犯者數條。抄寫十餘本。給人解說。且許心願刊印。若仍短命。何以勸善。役曰。奉上官命。安知其餘。曳如前。而

挽者益力。役釋手。怒甚。以梃掠章足而去。宛轉呼痛。莫辨晨昏。甫交曉。役又來。曳身後人復挽而爭。心念挽者何人。得無神明垂救乎。回顧則或左或右。不可見。役既去。謂章曰。渠雖去。明日係廿八卯期。必又至。汝其殆矣。吾指女到南海求救于六士。章慮蹣跚難行。曰。但合掌端坐。誠心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寶號倘觀可好者。切勿動心。章如教。覺身如風。擗飄空而起。未幾。見深巷當壚者。並佳麗。爭來勾引。冥情弗顧。則又無所見。而奔濤接天。海立眼前矣。海上

有鳥往來皆道路。了了可辨。章伏岸傍。宣佛號良久。見兩三白髮叟。攜一人下山。貌肖己身。後人謂曰。此汝魂也。速禮菩薩。叩謝。忽前役又至。挺章足而去。身後人曰。汝勿憚。今蒙菩薩赦宥矣。盍游陰府。徧觀善惡。兩途遂導至一所。見無數瘋癱乞丐。及人面獸身者。內有數人。爲章所就識。又至一廳中。多鶴髮翁媪。握念珠。跌坐。逡巡間。倏至大室。堂上皆貴官。冠帶尊嚴。階下披枷帶鎖。剖心拔舌。備諸慘刑。最後一舍。有童男女環走。身後人言。此爲善。此爲惡。此爲無善無惡。此爲罪大惡極。汝今歸去。當堅持前念。自修以訓人。毋怠厥志。章唯唯。頓覺奔波神疲。遽然而甦。身仍在牀。一燈如粟。鄰雞喔嗶矣。天明。卽披衣步門外。足疾頓失。同舍咸驚異。不日而精神如舊。然終不悟境而救者爲何神也。

蔡蕪令

蔡蕪令。素有能聲。而地方積疲已久。治之過驟。一日因徵糧激變。幾成大獄。上憲檄委鄰封新泰某令往查辦。某令卽單騎前往。彈壓鄉民。持械蜂擁而前。某令獨立牛車上。剴切勸諭。衆始知其爲鄰縣某父母也。數語解。

卷六
紛輿情貼然其事遂解未幾萊蕪令擢任去施以貧墨
敗新泰令卽今浙中梁楚香中丞也

馬翁

濟甯州屬有馬翁者年少不得志曾混跡綠林中後乃
改行教子讀書子且貴矣翁福壽兼備里中人皆謂天
之報施不可知一日請亂問科名並問及馬翁之子何
以顯貴亂大書窗前白鏹籠裏紅裙八字皆不解其故
有點者徑述亂語以問翁翁固諤然長者微哂曰此非
人所知我實告汝汝勿笑也我少年流落四方爲君盜

裏躬同行偶至一家有婦人哭甚哀我隔窗問之婦大
驚我曰我來問汝疾苦無他意婦曰吾夫爲某豪家佃
戶積欠若干金無方繳償今欲以妾身抵欠緩追以是
哭耳我乃就羣盜所存贓內提銀若干置其窗外呼而
與之彼亦終不知銀所自來也又鄉里有巨室爲富
不仁者羣盜直入其室僕婦皆遁去幃中有一弱女子
裸體不得出盜曰俟搜贓畢再攫而取之可耳時羣盜
方搜括衣物我乘間以被蒙此女令伏於雞籠下自執
火立其上招揮羣盜席捲衣物移時有盜問女所在我

曰早逃去矣。俟羣盜全出。我乃逸。女幸而免。此語殆指是歟。觀此。則何人不可爲善。亦何地不可爲善乎。

地師得夢

六合某氏。父爲縣令。延地師仰思忠者卜窆。窆。尋得一吉地。方點穴。聞雨驟至。遂下山。約俟天晴再往。是夜地師夢一老人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地切毋與此人。此人生前爲考官時。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穴。當榮其子孫。非天意也。明日問六合尹林克正曰。某大令居官何如。林曰。聞其先爲教諭。後選此官。不久即卒。但傳其爲考官時。大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因託故辭歸。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某大令葬否。其人曰。某大令家。因與勢豪爭墳。致死。官事牽纏。家業凋落。至今尙未歸土云。

匿銀喪命

道光辛丑夏。河決祥符口。城內外皆成澤國。田廬男婦。漂沒者不可數計。大府發銀賑濟。使某丞任其事。某領銀四萬。先將二萬匿于家。以二萬駕舟往。時徧地皆水。由城堞上登舟。忽遇暴風。舟覆。救者得某丞屍。失其左

腿銀則盡數撈出。核之領數。僅得其半。其事遂上聞。大吏受旨。察其窩中。則二萬銀在焉。時吾鄉葉小庚先生申菊守河。與某丞有舊。凡在長江大河。因公身沒者。例得卹典。某丞之子。求葉代達于大府。既入省垣。稔知其顛末。乃歎曰。此孔門所謂以身發財也。死已晚矣。此事聞之小庚之子旭昌。益目睹其事。且云某丞李姓也。

侮師

新安汪某者。天資穎異。過目成誦。八歲能文。但自恃其才。侮慢師長。一日呵欠。口中忽跳出一物。形如人。指汪曰。汝本狀元。因侮慢師長。陰司已削去吾亦不隨汝矣。言訖不見。次日翻卷。不識一字。窮餓終其身。

湖州鈕氏

湖州鈕氏。世有隱德。樹槐封翁之瑜。壽逾八旬。樂善不倦。里中義舉。無不竭力首倡。累代施衣施棺。放生戒殺。名善事。不勝枚舉。其曾孫平齋儀部芳治。始中辛酉進士。平齋之弟詣津芳題。賡雲芳圖。先後登賢書。晴嵐明經芳鼎。精岐黃術。貧不能醫者。恒不吝重貲。合樂濟之。邑文廟傾圮。獨自承修。積德樂善。克承先志。其子松泉。

福保 遂以戊戌得大魁。屢與文衡。昆季輩甲午榜同捷者二人。己亥榜同捷者三人。松泉之子承筠。又于癸卯登賢書矣。或又傳其先世有為藩署幕友者。遇鄉民巨案。株連千餘人。隱為裁減。卷冊消弭。全活無算。至今雲初繁衍。甲於浙西。咸謂食報由此云。松泉當得大魁時。嘗語人曰。豈吾之學問。足以致此哉。乃阿多所為之事。發覺耳。遠報在兒孫。諒哉。

肅甯令

余于甲辰春應禮部試。闈前以制義質馮景亭。桂芬先

生。因受業焉。景亭師言曰。內新到一大令孫公。渠有一大因果。不可不記。因為余述曰。孫蘭皋。湘江貴州黃平州人。乙未進士。癸卯十二月。選授直隸肅甯縣。于二十日履任。視篆甫三日。覩一白衣女子。相隨不離。晚即暈仆于地。久之始甦。時各幕友聞之。羣趨入視。孫泣而言曰。是殆夙業也。女子為阜城人。許聘某家。因患痞腹大。婿家疑孕辭婚。女故烈。遂自經。女父母訟于官。余前生姓黃。亦為肅甯令。以腹堅竟斷為失節。貞魂含冤。相尋五十餘年矣。幕友勸孫訴諸城隍神。孫作牒焚諸城隍。

後于二十七日夜。又暈仆如前。蓋女鬼自被牒後。訴諸府城隍。攝孫生魂對質。神亦爲孫排解。言孫過出無心。前世做官甚好。今世事親頗孝。不犯淫戒。未便索命。且查祿籍。官至四品。今將可得官祿。全行削抵。姑准改教。以奉雙親。餘年。女鬼不得已而允。孫醒後。即促幕友作改教文書。幕友遷延未作。鬼知之。來促孫自作稟。稟成後。又以驛中壓滯未發。鬼強孫同往河間府。守河間者爲熊虛谷。守謙江西新建人。丙戌進士。孫晤熊。以情告。熊曰。渠不過欲表揚名節。我輩雖不能聞諸朝廷。然爲

之作傳表碣。亦可傳諸不朽。以此勸之。或可解釋。君甫到任。何必遽行改教。孫商之鬼。鬼不允。曰。汝仍戀此一官。是不遵神判。予今仍索汝命。即授以黃帶。迫其自經。孫即作自縊狀。衆人婉勸始止。而孫公頂髮已揪去一縷。黃帶亦現在。人皆見之。鬼曰。若不速改教。仍索汝命。孫因借熊同見鬼。鬼附孫體。稱熊爲大人。熊復面爲勸解。鬼曰。雖爲無心之過。若非神斷。豈肯饒他。請問大人。此案若陽律失入。應得何罪。豈止改教而已乎。熊詢其何以稱大人。鬼曰。大人他日當開府。惟武備須留心耳。

並有一鬼詩語甚俚。熊不得已。遂爲轉詳改教。孫在署檢得乾隆五十一年一案。與此恰符。官果姓黃。署中有老吏能詳之。附錄稟稿云。敬稟者。江前世亦爲蕭甯令。有良家女子。誤擬以失節。致伊抱不白之冤。茲伊冤魂特來纏擾。口稱係北直人。已請命于上下神祇。必不使江復作此官。去歲十二月二十三日夜。江與伊對質于城隍神前。蒙神擲冊示江云。查江生平稍知盡孝。頗不犯淫注。江教授終身。准免飢寒之苦而已。嗟乎。誤在前生。孽隨隔世。雖已當場出醜。並非今生之愆。牧民者

慎之哉。現在合眼卽見一白衣女子。或笑或罵。以手按江。便自不能言語。若許以不官此地。形影卽消。伏乞大老爺迅賜委員。往攝蕭篆。江實不敢回署。恐有性命之虞。江家貧親老。如蒙大老爺卽日代江出詳改教。職俾得稍遂仰事俯育之私。感且不朽。並祈將此段罪案發刊示衆。庶幾慰彼冤魂。恩同再造。大老爺將來位至開府。最宜畱心武備。江在下風。敢布腹心。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蕭甯縣知縣孫翹江謹稟。又一稟云。哭稟者江昨夜二更後。神情恍惚。眼能睜而口不能言。倏見冤女

以手提江頂髮而言曰。好了你。好了你。你不在此爲官。我又何多求。江隨詢其姓氏。並示以大老爺之意。要與你詳達上臺。題請旌表。以慰貞魂。而爲天下後世之聽。訟不愼者。戒冤女。搖首云。我事跡早已明白。無勞能天。人如此費心。且我之來意。並非求名也。江又許以誦經超度。女又云。我非求和者也。你前生以不明不白之事。誤我。我今亦以不明不白之事。誤爾。言畢。怒目相向。實在可怕。須臾而退。曰。我去矣。江此番情願。改教。求升斗之祿。以奉親。伏乞大老爺格外成全。不必飭江回任。恐此後神氣憤亂。辦公錯謬。雖逃陰誅。又遭陽譴。反辜負大老爺一片培植慈心也。江到任數日。一切倉庫錢糧。詞訟。均未經手。統祈俯鑒。讀書二十年。奔馳七千里。上有父母。下有妻子。痛哉。余謂此段公案。衆目共見。衆口喧傳。可戒而兼可勸。一以見讞獄之不慎。雖隔世而無可解之冤。一以見小孝之感神。雖夙孽而亦可從未滅也。

彭孝廉

余於甲辰會試後。往謁彭詠我京兆。適其族弟名蘊燁。

者亦在座。則新科會試者也。京兆告余曰：去年吾鄉鄉試。余弟寓中有鸞。其女以償債者。余弟爲之惻然。因竭資助之。其事得寢。詢其祖則秀才也。後榜發。余弟遂中式第四名。人以爲救急之報也。

閻作樑

文闈中遇鬼索命之事。往往有之。然多見于鄉場。而會場則鮮有之。甲辰會試。余于二場坐西闕字號。十一日同號皆聞鬼叫。十二日戌刻。忽聞有人縊死。蓋號字六十八號。卽闕字前一號也。次日余于辰刻。卽交卷出闈。

見西牆下擁擠多人。則其屍正由牆隙吊出。而向未詳其所以縊死之由。後于二場遇吳碩夫。駿昌卽二場同在號字號內者。據云其人爲閻作樑。甘肅人。年五十。三歲自入本號後。嗟歎之聲不絕。並自言聯奎何必苦。苦尋我。豈竟不能緩至場後云云。次日則神色慘沮。薄暮向號軍云。我不久卽死。你速請都老爺來。話甫畢。卽奔至巷末廁舍中。將帶向頸上一套。登時氣絕。同號者見其題紙上書一詩云。迢迢萬里爲何因。只爲高堂有老親。寄語三江諸舊友。休將戲笑認爲真。款云一塘楊

聯奎未定章。又見其卷上寫四語云。刀筆殺人者三。雞
姦教死者一。此即經文請大人正法。又聞此人係慣放
重債者。罪惡多端。一死不足以蔽辜。而天必死之。干耳
目昭彰之地。吁可畏矣。

黃琴農述三事

永福黃琴農。為余言其祖海濤封翁。係莘田先生之
猶子。隨同懷兄心庵。邑侯在江西高安縣署。料理一毫
不苟。心庵引疾回闕。封翁將所挾餘銀。購東茶奉兄。其
友愛如此。嘗製一大袖布袍。飯後即出。沿街檢拾殘字。

日以爲常。污穢中有字。尤必細檢回家。親自洗滌。常檢
有銀物錢票等件。仍以易錢。僱人幫檢。值李方伯賡芸
蒞閩。呈請嚴禁靴鞋中貼寫字跡。大蒙嘉獎。自江西歸。
時年方五十。無日不以惜字爲事。壽至八十二而終。蓋
三十餘年如一日也。未幾其子養九公。由舉人大挑一
等。改教職。壽亦至七十餘。兩孫均遊庠。一即琴農。余延
在家授讀。所述如此。琴農又言福州惜字社最多。而
緣此獲報者。指不勝屈。其尤速效者。如介石社之首事
林星航。錫唐家甚貧。每質物僱人撿拾字紙。並力邀同

志鳩集工費。每日以收得百斤爲率。不及數。必于次二三日力補足之。行之僅三四年。而星航卽于癸卯科登鄉薦。甲辰科連登進士。方入鄉闈時。有某友知其失館貧困。爲之指引。爲某生捉刀。因號軍阻礙不果。冥冥中若有主之者。同社內如楊姓。吳姓。方姓。亦先後僑云。琴農又曰。吾閩永福縣文廟久破損。道光戊子。闔邑捐修。甚崇麗。報部後。邑令加級。董事之子弟多入座者。壬辰癸巳乙未三科。連中進士三人。二黃姓。一林姓。武舉一榜。共中三人。蓋吾邑從無此盛事。又余嘗隨宦連城。

蒙 賜聖親見該邑鼎新文廟。辛巳鄉榜。中至六人。道光初卽于乙酉科得拔貢生。可知敬聖者。一人獲吉。卽闔邑亦與有榮。嘗見有力之家。每於淫祀野廟。無不勉力捐修。爲求福計。獨至義舉當爲之事。推諉不前。宜其子孫不振。欲求一衿而不可得也。

蔡遇龍

湖州蔡君遇龍。壯歲游幕遠方。與東人春司馬極相投契。未幾。司馬卒于官。司馬係旗籍。家于京師。眷口俱未

隨在身後僕從星散。柩不得歸。君獨毅然身任不憚數千里。送其柩回京師。晚年家小裕。性好施濟。開一米肆。盡以其錢米貸給鄉人。而不取息。有鄉民負君錢數十千。一日君偶至其家。鄉人喜容可掬。曰。今歲豐收。家有餘穀。可先償君十餘石矣。坐未定。忽有鄉豪數人。亦來取債者。將其家所有藏穀。傾筐倒篋而去。鄉民舉家號咷。君惻然淚下。卽將自己帳簿勾去。並將已家所收租米周給之。觀者皆爲感涕。其行事大率如此。後壽至七十有六。其次子瀛升。已登庚子科鄉薦矣。

楊光祿述三事

楊雪樵先生喜言科場果報事。嘗告余曰。乾隆癸丑間。陝西一舉子。應禮部試。於號舍遇鬼。遂發狂疾。衆掖出歸寓。鬼亦隨至。自以首觸壁。皮骨皆破。避至外城。鬼又隨之。乃手書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八字付其友。以刃自刺死。又曰。安徽宿松令朱某。分校江南鄉闈。得一卷。擬首薦。夜夢神人謂曰。此人不可中。手書一淫字示之。次日忘卻。以卷呈主司。初加獎賞。後忽抹險阻二字。朱請曰。中卷有此二字者甚多。似不應抹。卽命朱洗去。及

洗而墨跡清透數層矣。竟被擯。又曰漢陽諸生蔡某。少有文名。後值試期。不肯進場。其友詰之。蔡曰。吾少時讀書。某鄰有好女。每浴時常隙而窺之。自是每入場。雙目輒朦然罔見。出則如舊。遂坎塹終其身。

閔鶴亭父子

桂林閔逢源。三江耆儒也。工屬文。而好行善事。乾隆年間。城中時疫大作。閔故知醫。率一老僕負藥囊。比戶診視。令僕調藥。徧飲之。所全活甚眾。未幾。其次子鶴亭。錫爵。以供事軍機處。得官。其孫鶴雛。光弼。旋登丁酉鄉薦。

相傳翁鄉試時。曾兩次擬元。初次主司得卷。甚喜。傳觀畢。置帳頂間。後徧覓不得。或傳主司閱此卷時。屢見大黑影在前。遂置之。蓋其家有經紀牛牙者。翁遽令輟業。而合家誓不食牛犬。行之數十年。今鶴雛又以大挑得外翰矣。家大人守荊州時。閔鶴亭方為磨盤洲巡檢。值荆江秋漲甚急。鶴亭悉力堵禦。工無可施。傍徨四顧。見有禹王廟。遂往默禱。四壁頽然。僅存古鐘一座。徧鑄梵字。鶴亭命丁役昇鎮水口。自據鐘紐。呼曰。數萬生靈。惟神庇佑。工若不就。當以身殉。祝畢。即下橋拋石。而隄

遂成時有從隄下過者。偶以碎磚擊鐘。鐘大吼。其人遽病。禱之乃愈。由是牲牢報賽無虛日。家大人初莅任。巡隄見鐘。詰之始知其由。及巡撫桂林。鶴亭猶健在。為覩縷舊事。付鶴雛記之。

洪山橋

王卡蘭道微曰。吾都西關外之洪山橋。與南門外之大橋。其長相埒。皆千萬人來往所必由者。某年洪山橋為水所圯。眾議修建。有某甲列其戚某紳及同人姓名。往各當事衙署。題捐得若干金。日夕為狹斜之游。銷耗殆

盡。而久無興工之期。事發官欲窮治其事。時齧峰山長某與官相善。某甲託紳求援于山長。為之緩頰。其事乃解。聞此舉凡十六人。其後十四人皆絕嗣。惟某甲與紳各存一子。而紳子忽于去歲暴卒。某甲乃自誇曰。是役也。惟余可以對人耳。數日後某甲子亦竟痘殤。或疑紳為人坦易可親。生平無他過惡。不應得報之烈如此。而不知紳于其中實有染指也。吁亦可畏矣。

訟師惡報

王卡蘭又曰。訟師未有得善報者。余所目擊已三人矣。

一爲某明經少聰穎詩文字俱佳中年乃弄刀筆被其
害者無以自明禱之于神因某案發爲官所治瘦死獄
中又一友自負能詩一友自負工書皆託業于此未幾
妻子俱亡同以窮餓終余能詳其事而不忍舉其名也

蜜浸

家大人在浦城作停葬錮婢厚殮三說以寓勸懲沈蔭
士師見而喜之嘗謂恭辰曰此三篇文字大聲疾呼不
但有益于浦城偷俗頹風到處有之特浦城爲甚耳然
余聞浦城溺女之風亦甚于他處憶道光丙戌公車報

罷南旋至浙同舟中有浦人忘其姓氏談次間詢其家
中眷口云有一子三女因歎息曰吾浦罕有二女之家
若余之三女同邑每謔爲異事蓋浦俗嫁女必用蜜浸
菓品以多爲貴至少亦須數百瓶此物無買處必須家
自配製又極費事嫁期數月以前卽須備辦殫日夜之
勤窮工極巧天時人工一不相湊色味便差壻家往往
以蜜浸之精麤卜來婦之吉祥與否貧寒之家慮遣嫁
之難而舉女不敢多留者半由於此予婦行居次生時
亦將溺之適其母舅至再三勸解乃勉留之因是感誓

生女雖多不棄云。予告之曰。君舉于鄉。行詣卽當爲一鄉之表率。今旣育女不棄。足以勸懲將來嫁女。務先捐此密浸之陋習。以塞禍胎。爲一鄉示儆。則功德必非淺鮮也。其人聞之。頗以爲然。今不知此風尙仍舊否。余曰。近日浦城溺女之風稍差。而蜜浸之習未革。然余長姻祝東巖太守本有不用蜜浸之議。余伯姊卽其家家婦。近日嫁女于孟家。獨排衆議。不用蜜浸。省卻許多萬藤。近聞有嫁女之家。其家長亦立意不用。而婦女輩仍干背地偷送者。陋習之固結如此。今浦城大小讌集。以及

新正款客。新賓登門。無不需此。而家大人但捧杯一拱。從未沾唇。蓋亦本無滋味之可耽也。大抵溺女之風起于吝財。而吝財之弊。由于厚嫁。蜜浸特其一事。而作無益害有益。舉國趨之若鶩。實不可解。且近聞有一新婦。在家因竭力配製蜜浸。致成癆疾者。是誠不可以已乎。

丁封翁

吾郡丁封翁名嵩者。兄弟三人。岱居長。次翁。次岳。岱治家。翁外經營。岳在家讀書。兄弟和好無間。言岱生四子。岳生五子。翁祇一子。甫四齡。岱一日謂兩弟曰。食指漸

蕃北新金 卷八
三
繁。蓋析產爲三。各覓生計乎。翁曰。吾家九世未分。爲世所稱。我輩不能勉法前人。已爲可愧。今兄四姪。弟五姪。我惟一子。不忍諸姪。嗇而我獨豐。若必分產。請析爲十。兄從之。翁貿易湖廣。有索回外欠千金。偕與岳所未知。翁如數出之。回家適大病。口不能言。但指銀與諸姪。手作十字而逝。兄不忍利其有。盡歸翁婦。是夕婦夢翁曰。速出前銀。婦如言。仍析爲十分之。丁係白屋。未幾翁之子。弱冠卽成進士。嗣科第不絕。今爲榕城世家矣。

婦人名節

廖儀卿先生曰。凡作地方官。殺人不可枉。而有闕婦人名節者。尤宜慎之。余爲江右監司時。某縣有本夫告其妻被殺。並述其妻將死之時。言與其有姦。拒之而被殺云。夫有姦而何以拒之。曰。本夫在家也。旣因本夫在家而拒之。至奄奄將斃之時。又安肯直言無隱。此其中情節大有可疑。後其姦夫自縊身死。案亦讞結。萬一此婦人守節被戕。卽據本夫之言。率定爰書。是此婦人不寬沈海底乎。聞某縣令出詳之日。卽病故。開缺之日。余嘗批駁以明有王法。幽有鬼神云。而豈知已爲鬼之所殛。

耶。

罪譴難逃

儀卿先生又曰。在江右日。因督糧舟泊鄱陽湖。忽遇大風。余座船吹至灘上。餘船覆沒者百餘號。有前會昌縣某故令。靈柩在船。眷屬同行。前一夕舟人見蟒衣補服者。往來船頭歎息之聲不絕。是日全家覆沒。柩浮至某地。人以爲櫃物也。見前和題銜名。乃返之。夫某令現形於舟人。而獨不見形於家屬。聞此令居官本有浮議。其亦自知罪譴之必不可逃歟。

林州牧

林梅甫州牧。靖光宰直隸定興。時將赴任所。距城二十里之北河店。楊椒山先生墳塋在焉。林拜禱於墳下云。惟公忠國愛民。某甫莅茲土。誓以廉愛立心。如有稍涉貪殘。惟神鑒之。地方公事。力有不逮之處。惟求神靈默助。適天晚。即宿公墳祠中。而迎接之吏役。俱不知也。莅任未幾。有貢生某。呈控伊鄰某。雞姦其孫。六歲幼童。血衣具在。該犯已聞風遠颺。貢生疊次喊稟。按律請辦。四捕無蹤。及尋至鄰境。見一人貿貿然來。形跡可疑。詰之。

卽鄰某也。遂鎖拏抵縣。當堂直供不諱。林木欲開之。謂貢生曰：汝子現無恙。雖姦六歲幼孩。必無之事。汝子將來或有成就。豈可污其終身。貢生堅執不允。鄰某亦堅認不移。不得已據情詳解。旬日卽正典刑。訊時問其既逃。何以復返。據云：行至某村。途遇一六十餘歲老人。身頽而長。青臉白鬚。呼其名曰：汝非某處人乎。吾特爲汝而來。幸勿隱也。乃以實告。老人曰：汝事幸未釀命。官司已息。汝家父母。囑我傳信與汝。回家可勿慮也。不料甫入境。卽被獲。察其所供形狀。卽祠中所拜忠愍像也。立志爲官者。其陰得神助如此。

何秀巖副榜

嘉慶間。吾郡離商之好行其德者。首推薩露。蕭農部已於前錄詳之。茲閱王卡蘭避暑錄中。又得一人焉。其言曰：乾嘉間。吾鄉論孝友好施。而品行端謹者。羣稱閩縣何氏翁。翁名蔚然。字秀巖。生六歲而孤。母教之學。家貧無書。借人閱市。雪鈔露纂。右手胝而弗輟。作文無速藻。嘗與陳滋田太守。同應郡縣試。有何通宵。陳達旦之目。乾隆乙酉。冠郡試籍。諸生是秋。遂舉解。嗣因食指繁。勉

就齋館代館東承受商名。後遂獨任奉母與兄極孝友。受某甥恣其所欲。折閱計萬金。恐撻母怒。默不敢較。帮務中雖值繁冗。夜必歸視母膳。母年九十二卒。凡母所嗜物皆不忍食。三兄皆早卒。撫從子慈篤備至。門多雜賓。三黨故舊。賴以衣食嫁娶喪葬者數十家。素不相識者。浼人求助。無不如其意。居城西築西郊草堂。購書十萬卷。進郡中寒峻。與諸子同硯席。飲食教誨之多。得科第以去者。歲大饑。則爲粥以食餓者。興工作以資民之無業者。所全活無數。西湖書院濱水易址。翁三度葺之。

他若坏城垣修廟學成橋梁所費皆不貲而樂爲之。不倦。自奉如寒士。不買妾。不嗜酒。不耽博奕。並不營生產。嘗語諸子曰。吾本天仙化人。暫謫人間。忽而來忽而去。不能爲子孫計也。年六十八。無疾而逝。子岐海治運孫肺邁廣志相繼爲名孝廉。天之所以報善人者遠矣。家大人曰。薩何二家之好施。皆余所目擊。薩以素封。繼志何以寒士起家。何尤爲其所難。而詩書之澤較遠。今郡中何嘗無離商。而此風沓不可追。帮務商情亦日趨而日下。此則可爲浩歎者矣。

纂書獲報

王卡蘭曾受業於曼雪先伯。篤信師說。而安貧嗜學。尤能不悅薪傳。嘗語人曰。刊刻善書。勸人其積功最大。食報亦最速。余年踰三十。尙未得男。因憶癸巳歲。與石君孺。同梓有七曲原本。文昌孝經離句板。刷印不多。乃禱於文昌神前。願遞年印送一百部。求賜丈夫子。果於次年辛丑。得男兆麟。又寒家向藏有先正詩文。零縑斷簡。頗多。前年藉勸懲。緯寒以論說。撰成消寒錄。避暑鈔二種。甫梓行。而連夜夢中。屢有巾冠數輩。陸續來謝。尤

異者。一夕矇矓中。見古貌偉軀。長鬚豐頰。扶杖告余曰。吾蓮花洞仙翁也。君所刻二書。足見留心風化。且所收著作多係零落遺稿。其用心尤見惇厚。但未經蒐輯者。尙復不少。幸終前志。無廢成功。君現在所輯東越樵書。其逸事美談。尤足資文獻。可急付于民。以傳於世。余以梓書未集。辭。仙翁曰。君畏難耳。吾當爲君籌之。飄然辭去。未知後驗如何。但此夢甚異。記之以見拾殘補闕。薄有微功。其卽能感動幽冥如此。按此語。頗聞於人。有竊哂其誕者。家大人曰。此事可勸。此理亦不誣。昔人有言

收拾前人遺詩文者如哺路棄之幼孩瘞荒原之枯骨其功甚大與人顧俠君撰元詩選各集成夢古衣冠百十輩未詢此事傳播藝林卡蘭之志何以異是俗流鄙見寡聞又不樂道人善所謂已則無禮而反笑人何故行禮此聖人所謂未如之何者也按余續輯是錄時家大人適爲先伯父曼雲公較編秋竹齋詩存吉甫伯兄侍旁多所參酌每至夜分不倦一夜伯兄夢曼雲公來與家大人及伯兄致謝晨起言之歷歷家大人謂此偶然夢幻耳曼雲公早世惟伯兄尚及接音容故精神所翹形於夢寐非必真有靈感相通余竊讀曼雲公自序一生心血半在此編其屬望於家大人者甚切乃遲至二十年始克酬其素願則冥冥中之且慰且感正非無因謹附記之俾後人之珍護遺文闡揚舊德者知所勸焉。

古在丹糸金名六

三

